

作家专栏

回家,重新做一个孩子(组诗)

袁刚

致父母亲

为什么都选择冬夜  
为什么都在睡梦里远行  
为什么相隔五年却都在同一时辰  
长眠

月亮像挂在村口的一只丧钟

老宅边肃静的水杉林  
寒风里落叶四处流浪,似我们兄妹  
从此各奔各路

是你们的爱,让我们降临世界  
也因为我们的爱,让你们含着微笑  
路过人间

哦,从泥土里来又到泥土里去  
(那里没有酷暑与严寒)  
时间之门关不住岁月的回声  
思念冻结的冰开始融化  
一阵阵,一排排  
似波浪涌向清明的港湾

母亲的手

母亲的手  
依附着她一生美丽的灵魂

她用银针  
穿串一颗颗滚落的泪珠  
又拨开乌云与波浪  
让岁月的阳光照耀家园

晚年母亲卧病在床  
回家看望时,她总是先于言语  
伸出左手,握紧我的右手  
传递思念,温情,和无声的叹息

我记得,母亲多少次站在家门口  
招手或挥手时噙泪的样子  
像晨雾中划过一道光线  
瞬间成为永恒

而此刻,我听见母亲嗫嚅着  
想要告诉我什么  
左手攥紧床栏杆  
她多么渴望起身走向春天田野

母亲把瘫痪的右手,一直  
隐藏在棉花被里,  
那只仍有期待的右手  
也许要等到最后的那一刻  
才肯伸出来,去和父亲握手

回家

寒风紧跟着我  
故土里的秋虫东一声西一声  
夜和旷野一起沉睡

笛声在时间里生锈  
沿着海岸线在外面世界四处奔波  
总与暴风雨擦肩而过

而此刻 天上云缝间  
父亲举着月亮的手电筒  
忽明忽暗 时右时左  
为我照亮那一段旅程

凛冽的空气中  
有一支童谣从心底弥漫开来  
回家啊 其实就是重新做一个孩子

五月

暮色合拢时分  
一辆红色的拖拉机驶向麦田中央  
田野上响起英雄般轰鸣声

哦,麦熟像过一条桥  
是光合作用 是初夏薰风  
把十里麦香包围整个乡村

那些弯腰劳作的身影  
让所有庄稼起身行走  
他们正为大地定制秋天的衣裳

是时候了 趁着东南风  
麦田,该换成一茬水稻田  
或者玉米田

追忆母校

墙还是当年的砖  
门窗已接纳八面来风  
黑板隐藏星星词语  
粉笔灰落满童年

挂在古老柏树上的铜钟  
无力敲响上课铃声

教鞭挥动春去秋来  
心灵通向大海深处  
那飘闪的红领巾似美丽的三角帆  
扬起一片浪花

而操场上相互追逐的身影  
把名字和另一个名字连成一串故事

银铃般的欢笑声,如碎片  
撒落一地,  
而至今无法拼接在一起

一群泥土里出生的孩子  
唱着沾露的校歌  
走向摇篮,走向港湾,走向梦的梦乡

那时

那时  
像许多人一样  
我出生在遥远而偏僻的乡村

那时 课桌保持麦秸的高度  
黑板像刚刚平整的田畦  
而书包遗忘在田埂的草边  
安静地躺在一片蛙鸣声里

那时 一群早熟的孩子  
率领鸡鸭牛羊去唤醒乡村  
帮母亲升起炊烟  
为父亲磨亮镰刀

那时 知道贫困却不懂悲哀  
那时 时常饥饿却不知苦难  
那时 有些迷茫却没有放弃  
天真告诉我们  
春天只有几丈远的路程

那时  
种下一粒粒童心  
努力长成一棵棵银杏树  
结满乡愁的果实

乡愁

往事是一团灰白色的发酵粉  
再撒些盐  
让田野上的童年,凝固成  
多边的六角形

青春在雨季里穿行  
手中的桨,划过夏日的码头  
我们所热爱的事物  
在长江口分解,融化,  
直至向东流逝

如果返程比来程更艰难  
那么,幸福会重新计时  
重拾乡愁,对岸传来古老的歌声

沿着芦苇摇曳的江岸  
看白云,淡淡地荡漾



《老街新颜》(油画) 张海军

岛居之味

炒鲜蚕豆

崔立

去年五一回崇明岛,母亲从院子的自留地里采摘了一篮子新鲜蚕豆,娴熟地掰开,一颗颗碧绿又饱满的蚕豆如一群壮实的精灵般跳入碗中。掰了差不多有一碗,拧开自来水,唰唰唰地冲洗一番。锅里的油已经开始冒烟了,母亲将蚕豆轻轻倒入,滋滋声顿起。母亲拿起锅铲清炒,再放水,洒上同样刚拔下的青葱的蚕豆装碗、上桌。空气中弥漫着蚕豆,和青葱交织在一起的美妙清香。这不由让我想起了四个字:人间烟火。这盘清炒蚕豆从采摘,到掰成蚕豆粒,到炒熟出锅,一共不到半个小时。

至于真的好不好吃,我仍心存疑虑。母亲似乎看出我在想什么,递给我一双筷子,说,尝尝。究其因,倒不是我对母亲的手艺没信心,而是过年时,我在庙镇菜市场买过几斤暖棚的蚕豆,也是按照母亲以往的烹饪方式在炒在烧,但出锅的蚕豆味道不尽如人意。还有我在别处吃到的蚕豆,味道也不咋地。又硬,又没那种蚕豆香。这甚至让我怀疑,是我的厨艺确实不佳,还是我的味蕾,已经因为吃多个各种美食,开始挑剔了?

接过母亲递来的筷子,我揀了一颗蚕豆,入口嫩软,咸淡适中,很好吃。我又吃了几颗,都好吃,不是偶然。我说了疑惑,母亲笑说,你在菜场上买的哪有自家地里种的好吃,蚕豆最好吃的时间,其实也就这一周多,后面蚕豆长“老”变硬了,肯定不好吃了;甚至再“老”一些,就只能掰开做豆瓣了。母亲还说,你烧的时候,一定要让蚕豆烧出“汗”,再放水,水位与蚕豆齐平,水快烧干时,再出锅,这样就嫩软好吃了。

返回上海市区,车上满载着母亲采摘的蚕豆。晚饭时,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在掰了一碗蚕豆后,我起油锅,在锅里冒烟时,将蚕豆倒入,拿起锅铲翻炒,放水,再到起锅。我尝了几颗冒着热气的蚕豆,皆嫩软好吃。看来果真不是我的手艺有问题,是买的食材不够好。

兴致所至,我查了相关资料。记载有云,蚕豆是春末夏初的美味时令蔬菜,在江南一带,立夏前后有大量的新鲜蚕豆上市,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将蚕豆和米饭一锅煮成“蚕豆饭”吃,因此它又称立夏豆。新鲜蚕豆的青壳松软易剥,剥出来的蚕豆,色绿如碧珠,尚裹有一层皮,嫩时可吃。

带来的蚕豆还有好多,估计我顿顿吃也吃不完。蚕豆的青春过了也不好吃。独乐乐不如群乐乐。我想起了朋友陶,对我多有帮助与关照。家乡的美味也应和好朋友一起分享,人生漫漫难有一知己。

电话打过去,很快被接起。  
“蚕豆要吃吗? 我崇明岛农村自家地里种的,纯绿色,无农药。”  
“要吃,明天我来拿吧。”  
“不用明天,你把定位发我,我现在就过来。”

车子在灯火璀璨的马路上前行,导航显示要20多公里,30多分钟,我满心欢喜,能想象到朋友一家人吃到这美味蚕豆时的满足和快乐。紧闭的车厢里,我似乎闻到了一股蚕豆香,香味越来越浓。

一晃又是人间四月天,马上又到这最美妙的蚕豆品尝季,我迫不及待地写下这篇小文,期待着再尝这饕餮美味。

心香一束

孵小鸡

张勤

以前农家,母鸡孵小鸡是很常见的场景。乡人形容生机勃勃的春天为百鸟开宴,此时家养的母鸡中,间或会有一两只出现异样的躁动:羽毛松散,不思吃食,走路一步三蹲,还咯咯咯地不停叫唤。见此情景,就知道这只母鸡是想要做妈妈了。奶奶会高兴地“成鸡之美”,找来一只大小合适的竹筐或硬板纸盒子,垫入细碎的稻柴、旧棉袄等,做出一个舒适的蛋窠,放进十几枚受精鸡蛋。把蛋窠安置在家人出入较少的小屋里,将母鸡放进去,还要在上面倒扣一只大柶桡(一种藤条编制,装运稻谷等用到的广口农具),柶桡下垫一块砖头,利于空气流通。轻轻地关起小屋门窗,防止猫狗打扰,这样母鸡就可以在安静的环境中专心孵蛋了。

孵小鸡是件极其辛苦的事。母鸡不吃不喝,几乎整天整夜蹲在小蛋窠里,还要慢慢地用嘴和翅膀将一枚枚蛋翻转过来,使其均匀

受热。一天中只有傍晚时分,母鸡才肯出来。奶奶早准备好了谷子、青菜和水,端过来给母鸡好吃好喝。因长时间蹲着,母鸡双脚都蹲麻了,每挪动一步都很吃力。吃过食物,完成排泄后,母鸡就抓紧时间回到窠里继续专心致志地孵小鸡。

大约三周过后,鸡仔们就破壳而出啦。母鸡在边上咯咯咯地叫个不停,颇有初为母亲的自豪感。刚出蛋壳的鸡仔羽毛湿漉漉的,走路蹒跚,但它们的适应能力很强,不一会羽毛干了,化作一个奶黄色毛茸茸的小球球,惹人怜爱。先要饿一饿,待消化系统清爽后,第二天就可以给鸡仔们开食了。奶奶心思好,会筛下些小碎米泡软了,再挑一把脆嫩的青菜心或莴笋叶,用剪刀剪得极细,把这些精细的食物撒在小盘子里,旁边还放一盘清水,鸡仔们在鸡妈妈示范下,“叽叽喳喳”地又啄食又喝水。吃到开心处,还会相互追逐。

因为有母鸡的悉心照料和保护,孵出的鸡仔成活率很高,可粗放散养,

任其跟着母亲四下里撒欢觅食。母鸡会用尖锐的鸡爪在场地边、竹园里翻找食物,既是给小鸡们找好吃的,也是教觅食的动作本领。翻找出一条小虫或蚯蚓后,母鸡自己是绝不会吃掉的,啄一下又放开,咯咯咯地招呼鸡仔们过来,引导小鸡们争抢。有时场地边一只花猫匍匐着试图靠近鸡仔,母鸡就会警觉地冲在最前面,头颈毛竖起,眼睛很凶,飞扑上去用坚硬的嘴巴啄向不怀好意的花猫。花猫见母鸡急了眼,也只好知趣地逃离了。有时觅食走远了,突遇一阵倾盆而下的雷阵雨,身旁又无遮挡躲避的地方,母鸡就展开自己的翅膀,召唤小鸡们躲进来,风大雨猛,母鸡被淋成了落汤鸡,但躲在鸡妈妈翅膀下的鸡仔却风平浪静,毫毛未湿。

小鸡们日渐羽翼丰满,有了自理能力,母鸡孵养小鸡的过程才算大功告成。农家的鸡棚里,一批青壮的散养土鸡开始茁壮成长。

悠悠往事

滩涂上的树林

周云海

每次看动物世界节目里,非洲广阔的塞伦盖蒂草原上,野牛或是角马群迁徙的壮观场面,都会深深地震撼着我,并勾连起四十多年前我经常去崇明滩涂的回忆。

上山下乡岁月,我在崇明前哨农场十三连里担任耕牛饲养员。

崇明耕牛全是水牛。在每年春末到初秋的日子,我会把半大的小牛送去牛场,请牛场管理员代为放养;视农情闲忙,还会把“赋闲在家”的成年耕牛送去牛场,或是到滩涂“抓壮丁”把牛儿牵回农场连队。牛场,对每家代为放牧的牛只收取几十元管理费。

辽阔广阔的滩涂上,牛群归栏时的景象煞是壮观。你会看见数不清的、让你眼花撩乱的牛只,大的、小的,黑的、白的、公的、母的,威猛的、羸弱的,还有带着吃奶牛犊的母子牛,全都

撒开四蹄,从前方浩浩荡荡、轰然有声,如擂鼓般地向你奔涌而来。让你为之兴奋、赞叹。

有一次,我与农友陆金才一起去滩涂,准备牵领回我们连队的一头耕牛。在大堤上,我们用眼搜寻滩涂上吃草的牛群。我眼睛近视,就问视力很好的陆金才:“前面滩涂上,哪里有牛群?”农友看了一会回复我“没有牛群”。又说:“前方很远的地方像是有一片树林。”哈哈,未开垦的滩涂上哪来什么树林?我告诉他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牛群!

好视力的同伴,居然把牛群看成了树林,你想象一下崇明滩涂该是多么的辽阔?这滩涂,就是今天风光旖旎的崇明东滩湿地。

崇明东滩,你是一个记载着我青春岁月,让我一辈子魂牵梦萦的地方!